

禮的對話：禮學之體與用（實錄）

對談人：林慶彰、徐福全、彭 林、葉國良

李豐楙、楊儒賓、莊雅州、賴錫三

（接下來請各與談人分別發表。沒有安排順序，請與談人可以自由的發表。）

林慶彰教授：

各位貴賓，這個與談人沒有什麼準備，我對徐福全教授剛才發表的文章非常感興趣。他很令我佩服，他做了三十幾年的這個工作。我是想請教他，現在大陸的喪禮，也想請教彭林教授，徐教授不知道有沒有去參加過？過程怎麼樣？我雖然到大陸有六十多次，但是我沒有參加過他們的喪禮。所以不知道他跟我們傳統的、經典裡面的記載是差多少呢？記得四、五年前，我母親過世的時候，我看葬儀社所要我們做的，都跟《儀禮》〈喪服〉裡面所記載的相差不多，可見中國文化保存在臺灣是相當豐厚的。等一下我想聽聽徐教授跟彭教授，看看大陸的喪禮現在是變成什麼樣子。對我們要復興中國的禮學，有沒有什麼妨礙？因為我們在臺灣可以用《儀禮》裡面、或《禮記》裡面所記載的，跟現在的喪禮互相印證，大陸如果三五天就把人結束掉了，就把他火化掉了，那這樣對喪禮、要用喪禮來印證，可能有困難。

我第二個就是想請教莊雅州教授。莊教授他研究的很好，我都拜讀他的文章。他自己提到經書裡面有可以做為思想史的材料。這個不只《三禮》可以，其他的經都可以。像《詩經》也可以作為思想史的材料。我寫過一篇文章討論《詩經》的價值觀，談到〈周頌〉，〈周頌〉就是「頌天」，〈大雅〉就是「疑天」，〈小雅〉就是「罵天」。到〈國風〉只談人事問題，是「不理天」。從這裡可以看出天神權威的降落，還有人文思想的興起的過程。所以《詩經》不但是詩歌，而且他也可以做為思想史的材料。那其實我們研究經書，研究經學最困難的就是器物。像朱熹的《詩集傳》討論到車、馬等等，它有各種零件，還有佩劍（佩的劍），也有各種劍柄、劍套……，一部分名稱，朱熹可能弄錯。可見這個有很多困難。那如果像莊教授、彭教授他們都研究各種器物，或者禮啦，應該編一部叫作《三禮名物》的書。這種書吳承仕有編過。更早，像王昭素的《三禮圖》，他的圖都是想像畫的。穀壁他就畫幾根草這樣。……蒲壁也畫幾根蒲草。當然都不對，都要重新做。那如果他們兩位

能夠做這一方面的工作，我看現在的出土文物相印證，用彩色的插圖，來做成一本很紮實的書，對經學研究應該是大有幫助。我們深深的期待著。好，我的發言就到此。謝謝。

（麻煩老師們回應。）

徐福全教授：

「火燒厝，燒過間。」（閩南語俗諺，指火燒房子燒到你家，意謂池魚之殃。）

徐福全教授：

謝謝林慶彰教授的提問。抱歉我剛才使用了地方話。因為我是研究臺灣俗語的，很有興趣，所以剛才俏皮地用了一句臺灣俗語。

彭 林教授：

不過你的普通話比我好。……字正腔圓。

徐福全教授：

莊老師說得比較好。我回應一下林教授提到的問題。我也曾看過大陸的情形。我如果有說的不夠正確的地方再請彭林教授來補充。的確，我從事臺灣的殯葬教育至少有三十年。有人推估，臺灣現在在殯儀館進出工作的業者的人，約有百分之七十我教過。臺灣的葬儀社、殯葬業、所有的老闆百分之八十認識我，大概百分之二十不認識我。那麼，講台灣的這個喪禮唷，在最近這十年來有很大的進步，就是禮儀、儀軌的進步啊，是超越以前的；但內涵上面呢，我說它有進步、也有退步。因為這個行業現在有很多不同領域的人加入，它不見得只是中文系的人來從事啊！這個行業它現在的收入滿高，我的徒弟裡面，年薪兩百萬的非常多。我今天來這邊出席一整天會議，業務所得是三千塊。我如果去當司儀，在台北市殯儀館的甲級廳，站三個小時唷，大概就會有一萬二喔！然後念一堆祭文，多一篇祭文的話，還要另計費喔！

葉國良教授：

對，沒錯。就是這樣子。

徐福全教授：

是！好幾個我教過的金牌司儀，他們年薪約兩百萬。有的公司還保障你的薪水。但是

這個行業唷，只有當司儀的人才比較輕鬆，因為沒有人會半夜出殯。台灣殯儀館出殯大部分是九點開始，到下午的五點。如果禮儀師，那就很辛苦唷。各位你想從事這個工作的話，它既要勞心、勞力，而且要值班、值夜的。0800 的電話是二十四小時的唷！不要就只看到那個薪水是多少。現在很多年輕人只看到錢，然後真的去上班，很辛苦，就抱怨說：「老闆你騙我！」不，老闆沒有騙你，是你事先沒想清楚。好，那麼講到這個禮儀的部分，我覺得，台灣的喪葬禮儀能夠有很大的進步，最主要就是改革切中要害。也就是，過去我們台灣的這個禮儀的宣導都是針對公務人員、村里幹事而辦。他們是來應卯的。我可以說我前二十年為政府所做的講習，都是白費工夫。因為那些村里幹事，回去他不會，也沒辦法去落實這些工作。所以等於做白工。最近十年，我都是針對業者，業者來接受我的教育訓練，他們能夠將所學直接運用到工作上。知識產業化，我告訴各位呀，我的博士論文就因此而變成商品。

李豐楙教授：

對！

徐福全教授：

十年來大概有五、六千個人買過我的論文。

楊儒賓教授：

唷呦！

徐福全教授：

罕見的呀！然後，我太太也很佩服說：這些業者呀，都只有國中或高中程度，怎麼讀得懂？你們說是不是？但是我告訴各位，他們真的能讀懂。很多事情，不是你的程度的問題，而是你有沒有迫切需要。當他從來都是做閩南人的禮俗，他現在碰到了一個客家人，沐浴前要買水，糟了，要怎麼去買水？他去找我的書，按圖索驥，我會告訴他，南部客家人怎麼做？北部客家人怎麼做？城市人怎麼做？鄉村人又怎麼做？而且，我太太說：你寫的是半文言文耶。我說：很多事情唷，屎緊就不驚鬼（閩南俗諺），狗急跳牆。你需要的話，你就看得懂。還真的很奇特咧！然後他若真的看不懂，便 Q&A 我，他真的有不懂的地方會來 Q&A 我。我的臉書呀，可是即時通的。好，那麼這是我講到台灣喪葬禮俗真的有進步，不是只有穿西裝打領帶表象進步而已；他們內在也有進步。我最近才結束了兩個班級的司儀技巧班，他們寫出來的祭文（嚴格地講，自祭直系血親，叫「哀章」，祭親戚，

叫「奠章」，祭朋友，叫「弔詞」。) 他們寫出來的文章，不亞於中文系唷！事實上，那些人都只有高中畢業。他苦練出來的，蹲苦窯蹲出來。所以，很多事情是，看你有沒有那個需要。有的話學習動機就很強。沒有學習動機，他就學不會。從前村里幹事沒有學習動機，他來上課就只有打瞌睡，我原諒他們，因為他們是被官所害，被官所害呀（閩南俗諺）。後來這些業者，他是為了要提升他服務品質，所以他們學習動機很強。那有關於大陸的吼，其實，我去過大陸很多次，大概有三十次左右，百分之九十都是為喪葬研究而去的。我最近去過一次溫州，參加溫州電視台的清明論壇。講了三十分鐘，賺五千塊人民幣，賺錢是另外一回事，最主要的是，去宣揚台灣的殯葬改革成果。

我最大重點，是在長沙民政學院，那邊有一位王夫子教授。他是長沙民政學院殯儀系的開山祖師爺，只可惜他所謂的殯儀系，事實上是偏向技術面，早期他訓練出來的主要是火化工，文化的內涵比較不夠。

其實大陸啊，早些年，我看老一代大陸人士是最可憐的，經過國共內戰，更早的還參加北伐啦，抗戰，國共內戰啊！然後八十幾歲死了。死了以後咧，一個人穿著衣服，放在一個鐵板檯子上面，檯子上面，沒有棺槨，蒼蠅在那邊沾來沾去。喪禮咧，二十分鐘，名字就叫：「某某同志追悼會。」家屬也沒穿什麼喪服。然後，上級領導來了，唸一篇「追悼詞」便結束了。然後咧，遺體沒有用棺木，就推進去燒。那個火化爐的蓋子破破爛爛的，從外面可以看得到遺體燒得曲捲，捲曲起來。家屬也就在旁邊抽菸，放鞭炮。大陸的慣例焚燒遺體之前要大放鞭炮。早期因為原料比較不足，有的還燒得不是那麼透徹，拉出來後「ㄍㄨㄛㄨㄛㄨㄛ」還要去敲。然後其它太多的放不進骨灰罈怎麼辦呢？就像薪柴一樣綁一綁，殯儀館旁邊經常綁了一堆。然後幹嘛你知道嗎？他們還去磨，磨幹什麼？放在那個，叫做什麼？段譽那個花叫做什麼花？山茶花！所以那個殯儀館後面種山茶花特別漂亮，因為鈣質很多。好不值得唷！這些人人生怎麼這麼可憐？我不曉得彭教授有沒有看過這樣的那一段時間。大陸那時候還不准用棺材。

彭 林教授：

對！

徐福全教授：

但是後來稍微進步通融一下，把紙棺叫做「衛生盒」，所以這樣蓋起來就叫「衛生盒」，算是棺木。當時只有港、澳、臺，還有華僑可以用棺木；其他，大陸本地人都不可用棺木。那個殯儀館，真的是設備非常的簡陋。我看過，從長沙看到上海，從上海看到北京，也看到瀋陽。我不是走過很多地方，只看了這些。可是，現在大陸咧，「富而好禮」唷！

「富而好禮」唷！在這方面咧，那長沙民政學院的王夫子他後來也努力寫一些殯葬文化學方面的書。然後，因為大陸的殯葬是掌握在官方，中央的民政部，以及地方的民政局。所以對民政局而言，它也是一個，能獲利的地方。上海民政局很有錢咧，它的寶興、龍華殯儀館。唷！那個每年賺很多錢，他們賺錢賺到可以買輪船，在黃浦江走。還可以招待賓客去夜遊黃浦江耶，還有四星級的飯店，在那個，那個叫做什麼？浦東耶。可見那個是他們的很肥的單位，他不可能釋放出來。到目前為止，我們臺商要到大陸去開殯儀館的那個機率，非常低。不過，我們準備往溫州去發展，所以我，第一次就去溫州，去做了一場演講。然後在溫州、杭州這邊，現在陰宅都快要跟陽宅一樣貴。可是大陸的陰宅不可以預售，台灣可以預售。

那禮儀的部分。事實上，有時候是這樣啦，政府要求一套，民間做自己的一套。我想李教授非常清楚。在福建南部地方啊，這個它的做法就很多地方它已經開始可以出來做到有點跟臺灣一樣了。那麼，這個跟沿海地區因為經濟比較好，比較容易做到有關。那如果到內地去看，比較往裏面去，我就到過陝西，比較偏遠的城鎮，還看到人死了以後，就是放在那個手推車，像傳統一樣推啊推啊！蒼蠅沾啊沾！然後推回家去，靈堂比我們傳統的搭棚子還簡陋。

說實在這部分，是大陸過去的殯葬。但是不可小看大陸現在的殯葬。其實我看過大陸的部分，就是說他的硬體設施很快可以趕上台灣，因為硬體部分，講不好聽一點，大陸現在經濟發展很快，它蓋了很多的墓園，它們很多私人墓園老闆，都來台灣參觀金寶山及龍巖，而且一比一的模仿回去，可是很多地方，文化不是一夕之間可以抄來的。大陸很多是跳躍式的，你看大陸錄影帶沒有經過那個 Beta 那個以前的小錄影帶哦，它直接就跳到 VHS 大帶和光盤。

可是這個物質可以跳躍，文化這個東西它則需要時間去陶冶，我走過大陸很多的葬儀社，裡面很多的老闆有跟我談過，他們都希望能夠速成的，讓他們的員工今天教了以後，明天就很厲害。我就說我不是卜派，我沒有那個菠菜丸可以給你們吃，這需要時間。很多涵養，很多的操作手續，不是給妳花或布置你就可以做得出來的，因為那個感覺，那個 FEEL 是要訓練，要時間涵養的。

不好意思，有點拉雜，有關大陸的部分講得若是不中肯，請彭教授補充。

彭 林教授：

大概將近二十年前，我在韓國的圖書室讀到福全兄的碩士論文，主題是研究葬禮的。大陸那時候做這部分的很少，所以閣下的名字我就記住了。後來聽說你是一個縣一個縣地做調查，累積了幾十冊資料長編，讓我非常地敬佩。更重要是，閣下能深入到這個行業裡

面去指導。禮是生活裡面的東西，離開了生活禮能做什麼呢？禮祇有體現在民眾的身上才有價值。最近我在中正大學開一門古代禮儀文明的課，閣下有一位高足，今天大概他也在這會場，還有李老師的學生張譽薰，昨天他們兩位在課堂上把台灣考殯葬師、化妝師執照的錄影帶放映給同學們觀看，還做了詳盡的講解。我看完後非常感動。大陸的情況，你也知道一些，國家太大，各地情況差別很大。那像北京這種地方，喪禮很簡單，就是你剛才說的，領導念一個悼詞，親朋好友繞遺體一周，鞠三個躬，跟親屬握握手，出去，把戴在胸前的白花扔掉，就結束了。

確實，就是這麼簡單。為什麼這麼簡單？道理很簡單，因為我們是無神論，人都死了，你還能有什麼呢？都多餘嘛！人一死，燒了不就完了嗎？死者已經沒知覺了。我昨天看你們給遺體化妝之前，化妝師先要給他行禮，我很感動。以後回去，我要找適當的機會講。有的時候，我們在某個電視台上講禮儀，你們覺得很不屑，你們不要小看，現在西方禮儀鋪天蓋地，整個社會都追西方禮儀，說，這才叫文明。如果傳統禮儀被西方禮儀徹底顛覆了，你要再拉回來，就幾乎沒有可能了。

大城市是這個狀況，小城市未必如此，就像你剛才講的。你不要小看大陸的老百姓。家父在十年之前去世，我回家奔喪，殯儀館裡面的硬件設施非常好，而且它做一些儀式，儘管簡單，但猶有古義。當然火化儀節是不讓看的，一般家屬也不忍心去看。

在農村裡面，傳統文化的根性就很難破除，去年中國藝術研究院的師生到很多很多地方去采風，拍了幾百盤錄影帶，我看過一些。其中就有農村裡的人怎麼出殯，傳統因素都還保存得非常好。更讓我吃驚的，是我們北京有一個最大的居民小區，至少有十萬人，裡面的居民來自四面八方。有一天小區裡面有人家裡辦喪事，樂班吹奏的曲子，曲牌非常古老，他們就把它錄下來了。如果要做田野調查，這個東西還是很多。

另外，大陸的殯葬業不是像你講的這樣，我在昆明看過一個，就是台灣人去辦的，比較日本化，或者說有點西化。我特別不高興是，裡面的禮生都穿西裝，閣下今天也穿了西裝，一看像麥當勞大叔。禮莫重於喪，喪禮最重要的。禮生都是西裝革履，我不知道是不是你的徒弟啊？你說百分之八十的禮生都是你教出來的，不知道有沒有走樣啊？遺體告別室兩邊的房子，是孝男孝女住的，弄的跟五星級賓館一樣，我說以前要住倚廬、要「寢苫枕塊」，現在弄成這樣，一覺睡著了，不知道身在何處。他們說就是要讓家屬不哭。我說，娘、老子死了，眼淚都不掉，那這個眼淚是什麼時候用的？這是違背禮的精神的。是吧！如今，五服已經很難見到了，能不能弄個「孝章」，有所展示，不要人家去弔唁，看了半天，不知道哪個是孝子，哪個都一樣！

貴州有位很有名的作家，他批評人家殯葬業，人家反唇相譏：你來弄啊。他就買了一座山，來做陵園，相當成功，當然，在儀式上還不太規範，還需要慢慢提升。這樣的例子

還可以舉出不少，熱心人很多，問題是如何去規範他們。

文化，不是一蹴而就的。我們現在要做的事情太多了，貴陽那位作家，希望我去做一場講座，講講這五服是怎麼回事，他七十多歲了，已經不知道什麼是五服！他是比較真誠的希望傳承文化。如果這個福全兄有興趣，我可以給他們介紹，不過你下一次不要穿西裝了，這讓我看了很不舒服，你這是東洋禮儀還是西洋禮儀？

徐福全教授：

不好意思，我補充一句話，其實喪禮很重要，如果你不重視喪禮的話，人的尊嚴就沒有了。我一直強調一句話，就是說人的陰壽比陽壽長；真的，陰壽比陽壽長。我們只有透過祖先祭祀，才能夠延續我們的陰壽，孫中山先生只有活了六十歲，從他死後到現在已經過了多少年？我們一直記得他。那我再補充一句是說，這個傳統喪葬文化有很多好的地方喔，可是我們今天卻要面對一個抉擇，當你只能百分之百的保存古老習俗或選擇精華的保存，只有二選一的時候，我會選擇第二個。因為選擇全盤保存的話，實質上你等於全盤放棄，因為現代年輕人對傳統已經非常厭煩、你必須用台灣話講的一句話「軟索掠豬」，就是軟的繩子、軟的手法才能夠抓到這隻豬。現在呢、因為慢慢的、消費的掌握權、掌握在年輕人的手上，你要全盤保存這些，他乾脆拉倒、全部不作。而且現在還有一個不太好的現象、有一些教授還主張喪禮中哭泣是封建的、是落伍的。這個是不對的！我一直在強調，悲傷哭泣是自然的表現，它是宣洩悲傷的最好的方法。

我再補充一句話是說，呃...其實大陸最近有一場喪禮、也不能說是最近，是去年的、合乎孔子講過的「喪，與其易也，寧戚」，那一場喪禮是我在 **youtube** 上面看到、可能是近年來、最真最有感情的，不像北京八寶山殯儀館的喪禮，一場喪禮十分鐘、喔喔喔喔、好快速喔、悼念一下就走人。

我看過一場南京大學歷史系的教授高華他的喪禮，就很有感情的，因為那是、真的是喪禮、你並沒有看到什麼喪服、但是那場喪禮，看起來就像是四五十年前，胡適之先生在台北市極樂殯儀館那場喪禮一樣，那個學生啊非常多，我想這應該不是動員的，是很自然而然由各地來的，所以我非常相信孔子的一句話「喪，與其易也，寧戚」才是喪禮的本質。

莊雅州教授：

剛才林教授所提到的思想屬於精神文化，名物屬於物質文化，這在研究三禮，甚至研究許多古籍時都是不可偏廢的。近些年，海峽兩岸對於這點也都有共識，林教授的關注正是反映了這個現象。

我要盡量長話短說，不然其他三位引言人，都沒有機會發言，而且會耽誤大家的晚餐。

剛才，林教授特別關心的就是，三禮的思想這個部份，我記得五十年前吧、王夢鷗先生在《政大學報》就發表過〈禮記的思想體系試探〉，有關三禮的思想，在我的參考資料裡面，也曾提了四本書，所以這個部份我不再多談。

至於名物的訓詁也很重要，因為我們要讀通古書，主要就是靠訓詁，訓詁分兩大類：一個是詞義的訓詁、一個是名物的訓詁，在份量上，名物的訓詁起碼佔了一半。例如讀《詩經》，名物訓詁很重要，我指導過一篇碩士論文、就是陳溫菊的《詩經器物考釋》、大家可以參考。

至於在三禮方面，就更需要有名物訓詁，特別是器物方面的考釋，從古以來就有不少《三禮圖》，剛才林教授也談到這一類書有不少錯誤，連近代吳承仕的《三禮名物》、錢玄的《三禮通論》、《三禮辭典》，也不見得非常的理想。我想，最重要的就是我們現在如果要研究三禮名物，諸如禮器、樂器、玉器、服飾、宮室、車馬、武器、旗幟，應該結合地下出土的文物，也就是採取王國維先生的二重證據法，才會有更好的成績。彭教授有一本《文物精品與文化中國》，裡面有很多地下文物的資料，可以給大家參考。在座的葉國良教授在這方面也有豐富的研究成果，很值得拜讀。我個人近些年也留意到名物的研究，前年就曾在廈門大學發表了〈從文化學角度探討朱熹的《詩集傳》〉，最近又發表了一篇介紹岡元鳳的《毛詩品物圖考》，一篇介紹徐鼎的《毛詩名物圖說》，這兩本書兩三百年來很少有人去研究它、真是非常可惜。但是我太貪心，本來可以寫一本書，或者一本論文，結果兩篇短論文就把它寫掉了。不過沒有關係，我只是提醒大家的注意。我跟林教授一樣，希望將來有更多的學者能夠關注到三禮以及其他古書中的名物，特別是器物，也就是禮器跟樂器之類，如果能以團隊的力量，結合傳統文獻與地下文物，吸收各家的研究成果，相信可以編出一本圖文並茂、繁簡適中、切合實用的《三禮名物》，對我們研究三禮應該會非常有幫助。

彭 林教授：

好！這個問題輪到我講了。研究禮學，哪能不研究器物、宮室、服飾？這些都是題中應有之意。台大當年由孔德成先生指導做了「土昏禮」的復原，為此做了各種器物，並且出了一套書。我第一次聽說此事的時候，很受鼓舞，希望將孔先生未竟的事業做下去，但是一直苦於沒有力量來做。這兩年，由於大陸經濟起來了，我們開始有力量來做這個事情了。現在，我名下的博士、博士後有十幾位，而且主要的研究方向是《儀禮》。我們現在能夠嘗試繼承孔老先生的遺志，目前我們在做大量的準備，今年年底有望用多媒體技術把「土冠禮」復原。上午葉教授也講了，禮本來是一個很直觀的東西，後來把他變成文言文，大家讀起來非常困難。你要保存下來，首先要讓大家能夠看得明白！不是讓每個人都要去

讀《儀禮注疏》、《儀禮正義》。

另外一個就是學術研究的方法，我們現在有學生專門在研究服飾，有學生專門研究宮室，也有的在研究器物。由於要整體復原，所以就發現好多原來我們在文獻裡發現不了的問題，比方說《儀禮》裡有的器物組合，在考古上得不到證據，不是少這幾件，就是少那幾件，墓葬跟文獻沒有完全一樣。《儀禮》有九件套，可是考古出土最多的是七件套。還有，銅器上的花紋怎麼處理？這東西是年代前後有不同。那麼《儀禮》裡面怎麼樣走位，這東西現在也是跟通常的理解不太一樣。還有衣服，現在大陸好多漢服協會，不斷推崇他們的服飾，我們拿來一看，覺得有些做得非常滑稽。深衣有各種各樣的做法，五花八門。深衣，究竟該什麼樣的？黃宗羲、江永都有過設計，《文公家禮》裡面也有，究竟誰更合理？我們要求學生逐字逐句把《禮記·深衣》讀到滾瓜爛熟，然後來討論，這工作我們正在做。慶彰兄這幾年前就跟我講，能不能做一套三禮名物圖，我們遲早要做的。下一步，我們準備要復原「鄉射禮」。我們在韓國、日本看到有弓道我們要借鑑他們的這些東西，回到《儀禮·鄉射禮》上頭，這套東西非常有意思，是中國最早的體育運動，他這個年代比奧林匹克還要早。比方宮室，歷代都有人研究，留下不少《儀禮》宮室圖，但彼此不一致的地方很多，怎麼辦？我們把建築學院的人請來了，把考古的人請來了。做建築的人一看，怎麼會畫這種圖啊？這房子蓋不起來的！那麼我們據此可以定出是非。這裡有一個喜訊要告訴大家，最近我們得到一個消息，在土家族裡面，有一種喪禮，保留了大量《儀禮》裡面的東西，簡直就是活化石，現在我們已經申請了一個經費，準備派幾個學生，到那裡去瞭解，在他們舉行喪禮時，一定要通知我們，我們把拍攝的隊伍全部準備好，全部錄下。他們跟我說了一下大致的情況，唉阿！天不滅斯文啊！那套東西竟然還在山裡面留著！所以說人民群眾最偉大，呵呵！辛亥革命的時候，政府要拿元旦來作新年，老百姓不理你那一套，那叫什麼年啊？一直到今天，這個陽曆年啊，始終起不來，是老百姓把春節給保留下來。這裡面有天意，我們現在有力量來作這個土家族的資料。謝謝！

葉國良教授：

時間也晚了，我就只講很簡單的一個感想。剛剛看了豐楙兄的報告，又看到福全兄的報告，可知台灣民間的喪禮，跟《儀禮》的儀節差不多，只不過在時程方面都有點縮短了。豐楙兄報告的王爺巡狩禮，我們看主要的儀節，跟《儀禮》裡面的聘禮、祭禮也差不多，那儀節和禮意幾乎是一樣的。過去我曾跟別系的教授討論問題，他們有時候會用到某一斷代禮書，他們問我某禮某禮是不是這樣啊？大半都講錯。所以我有一個感想，如果說有志研究禮儀的話，或者是說你將來的研究會跟禮儀密切相關的話，我建議直攻經典，先讀《儀禮》。應該先把《儀禮》讀熟，而不是先讀《禮記》，一般人常常會先讀《禮記》，《禮記》

裡面理論比較多一些，讀了好像比較有成就感，但這樣本末倒置，而且《禮記》並不好讀，其中有很多矛盾或參差的地方，而且當中講的往往不是禮儀本身，讀完對禮儀本身究竟如何還是不太了解。禮儀本身的記載都在《儀禮》，所以要把《儀禮》讀懂，因為《儀禮》是中國禮書之祖，後來禮書的在敘述方式和使用的詞彙方面大多根據《儀禮》而來，所以先把《儀禮》讀通了，順流而下，後代的禮書你就能迎刃而解，否則你會讀不懂的，或者你以為你懂了，其實誤解。這是我的淺見。

楊儒賓教授：

朱子講過跟葉公一樣的話。

李豐楙教授：

對！最後當然是他對《禮記》的看法和人家不一樣。

楊儒賓教授：

今天聽了豐楙兄跟福全兄的一席話，我跟各位的感覺一樣，覺得非常新鮮。韋伯在他的《宗教社會學》中談到說：基督教在西方的傳播史有被忽略之處。我們一般都只想到那幾位大哲學家或者是大主教的角色，他們固然有貢獻，但韋伯說：其實應該要注意到很 local 很地方性的那些傳教士的功能，那些傳教士在傳播整個基督教的過程裡扮演了極重要的角色。我想儒家的情況也是一樣的，我們現在講到儒家，大致是只有講到底下還會再解釋的那一些人，也就是以文字為導向的那些大家，因為他們有文本。今天聽到豐楙兄與福全兄的講解，我想我們應該有另外一種看法，另外一種說法。假如「儒教」這個概念可以成立的話，那麼，我們馬上可以推論：儒教跟禮教是完全分不開的。禮教很多的細節應該是跟祭祀——不管是哪種祭祀——分不開的。葉國良先生也講到的，從實際的祭祀裡面，你馬上可以回應到經典裡面所記載的東西。我聽說在台北孔廟，還在執行祭禮的人，和老師府の後裔有關，陳家的後代子弟一直都扮演禮生這種很重要的角色。我們這些研究禮教思想的人不會注意到這個文化現象，我們的研究基本上都是以文本為主。爾後我們要慢慢地調整，要全面性地，也就是多注意一些不是以文本為主的，而是參與到實際的祭祀活動的文化，我們應該多注意一下。我們如要探討儒教滲入中國社會的過程，這種地方型儒生或禮生的環節不能跳過不論。你很難想像，經過了這麼多的災難、這麼長的時間，台灣的喪禮，如果福全兄說的沒有錯的話，竟然裡面還保留那麼多傳統的因素，內容跟兩千多年前的《儀禮》所記載的那麼接近。不知者認為一定是不可能的，他們哪裡知道儒教文化就是在這種社會化的過程中建立起來的，民間儒者或禮生的角色很重要，我們都還不太注意到，這是

我的感想。

葉國良教授：

順著這個話題我再講一下，在未來我們也許應該容許我們的研究生以一些個案研究當作碩博士論文，而不是都寫現在那種論文。

彭 林教授：

我來台灣兩個多月了，老虎吃驚無從下口，不知如何做系統的考察。台灣的廟宇，什麼神都祭，所以我很希望得到你們的指導，能給我一個鳥瞰式的一個指點，我該去看什麼，像剛才這些東西我都很感興趣。我現在是看得一頭霧水。我第一次到嘉義，高鐵下來後，沿途到處都是廟宇，一問，各種各樣的神廟，甚至還有五穀雜糧廟，他們之間是什麼關係？我看了都暈了，原來這是一個泛神的社會，什麼都是神。你剛才一說，我覺得這裡面跟我們的文化傳統事實上是有關係的，保留著很深的禮義。

李豐楙教授：

其實福全兄他判斷喪、祭，就是祭為宗祠的祭祀，台灣是漢人社會裡，目前保持宗祠祭典最好的地方。

彭 林教授：

我一個都沒看過。

李豐楙教授：

對！在整個馬來西亞中，可見到漂亮的宗祠，而不是在台灣看到的，是在馬來西亞。

彭 林教授：

這樣的祠堂。

李豐楙教授：

對！所以整個祠堂與整個祭典的關係，有祠堂後有硬體就有軟體。

彭 林教授：

不一定。

李豐楙教授：

這是在馬來西亞。

彭 林教授：

我們現在好多地方已經把祠堂建築恢復了，有硬體但裡面沒東西。

李豐楙教授：

大陸有斷層，在馬來西亞、在台灣，都有宗祠，如果有機會可以觀察一下。不過春祭已經過了，秋祭又還未到。春祭秋祭，可問林鎮國，林家祠堂就有家祭，就用《文公家禮》。

彭 林教授：

在什麼地方？在台北？

李豐楙教授：

到處都有，儒家保持比較好的是喪禮，或是祭禮，所謂成年禮，都已是新的成年禮，其實現在已經沒有古典觀念，鄉射禮也都過去了；婚禮也完全西化，但還保存了祭祖。而祭禮與喪禮保持較好，我覺得牽連到人死後的尊嚴。

彭 林教授：

對呀。

李豐楙教授：

一個家族的迎娶諸事，國家的力量不會干預，這種家庭中存在各種不同、大大小小的事，完全依靠家庭與家族。任何一個社會主義國家，最後都沒辦法承擔家庭的所有事情，如果沒有從基礎作好，家庭根基就不易好，而喪禮與祭禮一般人不敢缺席。

彭 林教授：

所以我們的是封建宗法，一講到封建就完了，就一個叉了。所以去年我去安徽講課，他們很熱情，問我想到什麼地方看看，我說想去徽州，我一直沒有機會去，那地方交通不便。後來去了胡錦濤家的宗祠，現在都是開放的，但是裡面沒有祭祀活動，祇能看建築。我的家鄉無錫惠山有「宗廟一條街」，一百多個宗廟，但是裡面全是空的。我在香港看過

鄧家祠堂，是香港唯一的一個一品官的祠堂，湊巧，我去的那天正好舉行改火儀式，規模之盛大，令人難忘。

李豐楙教授：

那是大家族的活動，那種建築別有意義。

彭 林教授：

我在香港看的那個出火儀式，很震撼，所以我到這邊也很希望看到你們的儀式。

徐福全教授：

那個彭教授你知道台南，你到台南，可以選重要的去看，你可以印證一下史書裡面的那個祀典制度。因為台南曾經是台灣府也是台灣縣所在地，所以在那邊你可看到清代時候，只要是設置府或縣一定要蓋的祀典廟宇，第一文廟，第二武廟，還有先農壇，城隍廟這些。理論上從大陸看台灣是邊陲地區，但它在設府設縣都是按照禮部那些規制在建的，該有的台南都有，台南保存比較完整。那您可以去看一看，看儒家理念下面的祀典的廟宇。

李豐楙教授：

如果經過金門，金門保存良好，祭禮保持較好的是金門與澎湖，澎湖的祭禮，以前有的說是駐軍傳下來的，那樣繁複、完整，沒有看過第二個超過澎湖的；金門則好在樸素，金門祠堂的奠安大禮，從祖親、姻親通通可以連繫起來，沒有現代社會能夠這樣維持的，可見金門家族的力量特大。

彭 林教授：

什麼時間去能看到？

李豐楙教授：

從廈門到金門很方便，可以看一下。

賴錫三教授：

今天的對話實在是動人，我覺得超出預期。當初我們在邀請諸位學者的時候，我打電話給葉國良老師，葉老師就提到彭林老師在大陸對實際喪禮的恢復很有興趣。當時候我立刻想到，可以和李豐楙老師連繫，李老師立刻就提到徐福全徐教授。我們都希望彭老師這

一趟台灣行，除了學術層面的禮學交流之外，可以具體看到台灣相關儀式的活動現象。所以上一次林素娟邀請彭老師去台南成功大學中文系演講時，剛好碰到禮拜天，很多廟會正在舉行儀式，我就看到彭老師在震耳欲聾的鞭炮聲中，一直擠身人群、擠到儀式現場的最核心裡。那種充滿新奇的眼光，我想這就看得出他對具體儀式的關懷熱情。趁這個機會，我自己也對上述的討論做一個回應。我曾經跟李豐楙老師、彭林老師提到，我父親在宜蘭礁溪那個地方就是禮生。他服務於殯葬生死行業半輩子，從亡者過世那一刻起，到整個喪禮儀式的完成，甚至亡靈與家屬後續儀式的安排，都全程參與。我至今仍記憶猶新，他常常三更半夜要去為亡者大體穿衣的過程，為家屬說明並安排相關儀式的進行。其中的細節非常多，有些是傳統沿續下來的，有些則已經過地方風俗的改造。就在大學到研究生年代，我偶而會和父親一同前往喪家，那種人在面對生死的莊嚴氣氛，家屬哀戚肅穆的臉容，經常讓我感受良深。剛好那個階段，台灣的喪禮儀式正面臨急需改變的斷裂年代，傳統儀式和家屬情感之間已大規模不能對應。而政府也在介入，政府希望在地方從事禮生工作的地方團體，能加入徐福全教授這一類學行並重的學者們，去幫助喪禮的轉化或者禮意的深化。由於父親的緣故，我有機會親身體會死生大事的儀式意義，也曾經問過父親，常常三更半夜從喪家回來，剛剛才接觸過往生大體，有時喪家地點荒涼偏僻，夜深人靜的孤人路上，他會不會恐懼？他笑笑地跟我說：如果世間有鬼，他應該是最常見鬼的人，但他從來也沒有見過。他說每次從喪家回來的路上，想到各種亡者身世、各種喪家情境，就有一股感同身受的莫名觸動。我想那是一種超越語言描述的意義感，從一份服務工作中一再經歷人生的無奈與人性的尊嚴。後來，我愈來愈理解他，也尊敬他，就和他這份正直之氣有關。很多時候，喪家在喪禮儀式的過程中會一再困惑：「為什麼這樣做？為什麼那麼做？」換言之，這便涉及儀式背後的「禮之本」問題。由於儀式的民俗化之變遷，形式和意義也不停地在流變，有時給予地方禮生相當自主的解讀空間，但他們卻未必知道儀式背後的歷史、文化之連續性意義。這裏便處處出現禮文與禮意的連續與斷裂之難題。我個人覺得這裡面應該可以有許多中文系師生去投入，類似這種生命治療、意義重尋的文化更新工作，在儀式的失效與儀式的創造之間，很需有一些更自覺的文化人士去參與。否則文化的邏輯在自生自長的過程中，經常會被經濟邏輯給牽著走，有時會被地方利益團體給把持。如果這可視為一種具治療意義的文創產業的話，中文相關的人文系所便有機會和責任去從事移風易俗的工作。就像徐福全教授這樣的中介者，扮演學、行之間的橋樑角色，讓地方禮生們一方面更自覺於禮之本，另一方面更自尊於「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的意義志業。

李豐楙教授：

進修的部分，這些幾乎都排除在門外，若是在宗教系，出去找的工作，就是這種事。

當然除了南華之外，中文系因為對古典一定要研究，即是根源。我們若關著門做研究，世俗就沒有結合在一起，一般「應用國文系」就是做這個。如果中文系有這樣的專長，為什麼不能結合這種專長？所以我覺得中文系為什麼開這個會，就是讀了古典後比較容易，讀了做田野就容易，只要肯做就可以做到。如果只有讀古典，只作考古研究，而沒有和現實結合，就不會主持一場喪禮。真的！經典讀了再多，主持喪禮竟不會。周老師說他拿到禮學博士以後，第一個就是替父親主持喪禮。我們中文系的問題，太著重文本和哲理，然而實踐性就較少，其實完全不衝突，有義理的訓練，再有practice實踐的部分（徐福全教授：「經世致用。」），兩者間並沒有衝突。為什麼中文系一定要把這些排除在外？所以進修部裡應有，很少進修只是為了學喪禮的。

徐福全教授：

我近年來在南華指導過不少篇碩士論文，那像現在萬安，台灣案件量最大的萬安，它的研究部，它的訓練部的負責人都是我在南華指導過的學生，國寶公司訓練部的負責人也是我在南華指導過的學生，不過很抱歉因為健康因素我已經關門不再收學生了。

楊儒賓教授：

也許我們吃飯再聊？不好意思耽誤大家的時間。

